

## 巴以冤仇何时了

记者 邹珊



7月19日，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希亚的一户人家八口人在以军袭击中丧生，亲属们悲痛不已

7月8日，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发起了代号为“护刃行动”的大规模军事攻势。截至7月16日，以方已通过空袭和军舰对当地约150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，巴勒斯坦武装则向以境内发射了1000余枚火箭弹。这场冲突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，还迫使大批巴勒斯坦人逃离加沙地带。

7月14日，埃及政府呼吁停止冲突，并计划由国际调停者分别与双方就停火协议进行具体磋商。然而，以色列虽决定接受倡议，却由于哈马斯的火箭弹攻势并未停息，以军当天下午再次轰炸加沙地带。7月17日，以军又向加沙发起了地面进攻，冲突规模进一步扩大。

冲突的直接起因与两起青年被害案有关。6月30日，以色列国防军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希伯伦附近找到了3名失踪半个多月的犹太青年的遗体，并认定哈马斯为幕后黑手，

但哈马斯予以否认。7月2日，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在东耶路撒冷地区被绑架后遇害，巴方怀疑是犹太人的报复行动，加沙地带的局势随之恶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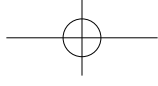
面对冲突，巴以双方各执一词。“以色列人认定犹太青年是哈马斯所杀。凭借以方情报机构的能力，他们也知道真凶就是希伯伦地区一个与哈马斯相关的家族。而在当地以色列国防军的防护下，生活在希伯伦附近犹太定居点‘基尔雅阿巴’的7000名犹太人每天都在对身边的250万阿拉伯人实施折磨。所以，这起案件不仅给以色列提供了复仇的由头，还提供了向哈马斯先下手为强的机会——以色列希望自己猛烈的攻势可以威慑哈马斯，以防今后遭到报复性袭袭击。”美国森林湖学院的巴勒斯坦籍教授塔哈米(Ghada Talhami)对本刊说。

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利特瓦克(Meir Litvak)则告诉本刊：“我

虽不是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，但此次，大部分以方民众都认为他表现得很好。这段时间里，哈马斯每天都发火箭弹过来，但以色列却没有回击，甚至呼吁停火。停火协议泡汤后，以色列才开始轰炸加沙地带。当地平民的死亡是悲剧性的，但哈马斯应负主要责任。由于惹恼了对加沙地带经济起关键作用的埃及以及前资助国伊朗，该组织目前的处境十分艰难。他们正在利用平民做人肉盾牌，希望在战争中为自己谋求更多的政治和军事利益。”

4月29日，历时9个月的新一轮巴以和谈到期，但由于在犹太定居点等关键议题上还是谈不拢，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。“这让以色列走入了死胡同。”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员弗莱利克(Chuck Freilich)对本刊说，“大规模军事行动也只能暂时缓解紧张局势，流血冲突不久仍会卷土重来。而若通过大型地面行动推翻哈马斯，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，谁来接管权力？很不幸，加沙地带的其他组织更极端。执行力度微弱的巴勒斯坦当局不会合作，而以色列也不愿为此付出血的代价。”哈马斯眼前的选项同样也令其左右为难。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倾向对以色列施以武装抵抗，并也已将冲突用作谋求利益的砝码，但实际上，持续的强硬姿态却对该组织的内外政治处境都有所损害。所以，分析普遍认为，与其说双方在依照自己的策略行事，不如说他们都已被这场冲突所“绑架”。

“目前有希望带来长久稳定的只有‘两国方案’。但在近两次‘流产’谈判中，奥巴马政府不仅已挥霍掉了美国的外交资本，还有巴以之间残留的那一点好感。”弗莱利克说。■



## 印尼举行第三次总统直选

记者 邹珊

7月9日，印尼总统大选落下帷幕。超过1.9亿的印尼选民参与了投票。雅加达市市长佐科·维多多与前特种部队司令普拉博沃·苏比安托在大选中展开角逐。

在支持率上，两位候选人难分伯仲。佐科出身贫民窟，曾做过家具推销员和房地产商，后因看到父老乡亲生活贫苦才萌生了从政的想法。2005年，他成功当选梭罗市市长进入政界。2012年，在其政党“印尼斗争民主党”的推举下，他当选了雅加达市市长。多年来，佐科“从政为民”的风格和清廉作风已经深入人心，在不到8年时间里便从“草根”跃身成为政坛明星的经历让他得到了“印尼亚巴马”的称号。

而普拉博沃出身于印尼最富有的家族之一，其祖父是该国一家国有银行的创始人，成年后，他又当上了前总统苏哈托的女婿，还曾任“红色贝雷帽”特种部队司令。1998年，由于其部队涉嫌参与绑架反苏哈托的政治活动人士，他被解除了职务。2009年，在海外生活了多年的普拉博沃返回印尼政坛，创建了大印尼运动党。这一次，他在选战中选择了民族主义路线，向选民承诺要为印尼重新赢得国际各方的尊重，并声称，只有自己坚实的执政风格才适合这个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。

因涉及1998年印尼排华暴动，普拉博沃被外界指犯有侵犯人权罪，部分经历过暴动的该国华人也对其胜选的可能性表示担忧。而此次大选值得关注就在于，“选举前支持率低于佐科15%~20%的普拉博沃，在投票中居然赶了上来，尤其是在他仍然身负人权争议且选战宣言也较为空洞的情况下”。德国弗莱堡大学东南亚政治学教

授鲁兰（Jürgen Rüländ）对本刊说。“我想，印尼民众和别国选民一样，投票时考虑更多的是‘面包问题’，所以，如果一个候选人带来了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经济计划，通常都会成功。苏哈托铁腕统治下的印尼社会秩序井然、百姓基本物质生活有所保障，普拉博沃则给选民提供了一个让强势领导人再度掌权的怀旧选项。另外，苏哈托离任后，军方出人意料地任人削弱了其政治权力——他们丢掉了在议会中的席位，这也换来了人们对于苏哈托执政时期军方暴行的既往不咎。”哥伦比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弗里德曼（Amy L. Freedman）告诉本刊。

印尼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，已经赶超韩国、新加坡跻身世界第十大经济体。而“一人一票权”的选举制度也使该国大选广享“公平自由”的美誉。“这次大选的一大特点就是平和，预期的选战和政治暴力都没有发生。”美国

西蒙斯学院东南亚政治学教授阿布扎（Zachary Abuza）告诉本刊。印尼的社交网站“脸书”的用户量仅次于美国，小报业也十分发达，而在候选人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，社交媒体却广泛释放出了印尼政治的一个黑暗面——佐科在备选过程中受到了“不是回教徒及祖先是华人”等不实指责。“要警惕这种做法将印尼社会的种族与宗教问题提到了明处，由于华人在印尼曾常年受迫害，且这段历史刚过去不过16年，此行为有可能唤起社会中隐藏的暴力情绪。”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公民、发展与人权中心主任金斯伯里（Damien Kingsbury）对本刊说。

而该国眼下急需解决的问题是，虽然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佐科获胜，但普拉博沃却不承认败选，反而宣称自己得胜。这一局面意味着，印尼也许要经过冗长的宪法斗争才能确定下一任民选总统。☑



7月9日印尼总统大选投票日，位于茂物的一处投票站内选民在排队等候投票